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至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林大本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强明

古者列爵分土以封諸侯威福自專政令己出故俗既易治民亦恭命秦氏而下罷侯置守地廣於曩日勢輕於昔人至於抑兼并制豪猾評獄犴静鄉閭非强以立威明以鑒物則何以致尤異之治與謡誦之聲乎然則

寛猛相濟韋弦在御乃有誠之於懦以苛為强防之在闇用察為明即古之循良異乎斯矣苟或强而不苛明而不察曲直立斷而輔以簡易情偽洞見而兼以仁恕固可以三月而報政百年而勝殘焉

漢田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禄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陳留縣名圉

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費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

趙廣漢為京兆尹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風讀曰諷）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辠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閈覺所繇以閉其術為距也）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賈讀曰價下同）已問羊又問

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既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問趙君多厚也言千萬問訊也亭長既至廣漢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謝告也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

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長老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時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從讀曰縱 喜許吏反）廣漢歎曰亂吾法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

張敞為京兆尹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其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耳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

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與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人掌反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其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田延年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參爪牙誅鉏豪强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治郡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

名盡知之縣縣有記籍自聽其政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披有罪者籍也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常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不以無事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比為左右相次者若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示以姦黠主名教使令伍保也

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黄霸為潁川太守吏民見者語次尋繹繹謂抽引而出也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屬戒也周密不泄漏也屬之欲反吏出不敢舍郵亭止舍也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攫搏持之也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

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所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不知其果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

薛宣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贓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

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贓 牒書為書於簡牒也 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 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 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 依當時律條減直十金則至重罪 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申眉於後 申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者 即無其事復封還記為君分明之 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為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匪諱即欲驗治之 湛自知罪贓皆應記 與宣書記相當 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

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適讀曰謫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言欲取錢物以供給與造非法之用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賈讀價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故使掾平鐫令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言欲選人具代游守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

粟邑縣小辟在山中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時令條有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遺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罷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卿之家老家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憮音誣同也無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言自端拱無為而受縣之成功願勉所職卒功業

朱博為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更歴也音上衡反及為刺史行部行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録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趣讀曰足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丞尉職卑皆黄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史者行部還詣治所治所刺史止理事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

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知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瑯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言齊人之俗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言懼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新補置以代移病

書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贛古送反耆老大儒敎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敎主簿以此敎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敎拜起閑習乃止又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耶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

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嘗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稱副也是豪强慹服慹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執仇廷中皆不得於縣廷之中執仇殺人而其賊亡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詰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

當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耶與讀皆曰預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之瞻反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游檄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勅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閥閱詣府閥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甄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

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言少仁愛而不能便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土戴反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姓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辟讀曰闢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言其得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歎曰丈夫固時有是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恥抆拭用禁洒音先里反抆音文粉反能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言盡死力也博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

宜輒記言令不泄投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積累前後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謾誑也音慢又莫連切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跎博遂成就之言進違也

何武為楚内史遷沛郡太守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簡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

後漢孔奮隴武都郡丞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為清平

羊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謡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

悉逆知其狀郡内驚悚莫不震懾

法雄為青州刺史每行部録囚徒察顔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

欒巴為桂陽太守視事七年政事明察

荀淑為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

刁題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畧所在稱神

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内以薦

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汚鬼神乎遂致其罪

王吉為沛相（吉宦者王甫養子年二十餘）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嘗有微過酒肉為賍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謝夷吾為荆州刺史雅性明達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

南陽縣過章帝廵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帝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决正一縣三百餘事與帝合帝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

馬嚴為陳留太守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静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虚妄獨不為備詔書勑問使驛係道嚴

固執無賊後卒如所言

張禹為楊州刺史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録

囚徒多所明舉

黄昌為蜀郡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稱冤及昌到

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

人脅使條諸縣强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

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疆

魏倉慈為燉煌太守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

下慈躬往省閲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曹不滿十人

袁渙為梁相轂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明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敎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罷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敎曰主簿以不請為

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容不必循常將有權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畀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効

司馬岐為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千數連及數歲不決詔

書徒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千數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為廷尉

陳矯為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王修為魏郡太守為治抑强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

蜀楊洪字季休諸葛亮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

使即真

晉苟晞為兖州刺史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

陶侃為荆州刺史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木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紀瞻為會稽內史時有詐稱大將軍府符收諸軍令令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

劉頌為淮南相任官嚴整有政績舊修陂年用數萬人豪强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劉道規為荆州刺史善於為治政刑明理州民莫不畏而愛之

周處為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

前秦苻融為司隸校尉苻堅及朝臣雅皆歎服疑獄莫

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

南齊王敬則歴南兖州刺史丹陽尹雖不大識書然性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决皆不失理

豫章王嶷為荆州刺史時太祖輔政務在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

裴昭明為始安内史郡民龔元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

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

梁始興忠武王憺爲荆州刺史民辭訟者皆立能待符教決獄俄頃曹無留事民益悦焉

安成康王秀牧荆州時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土反秀明其隱慝望風首伏咸謂之神

蕭畟爲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

蕭景為兖州刺史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

孔休源為宣惠將軍監揚州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

張緬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決斷允愜甚稱賞之

江革為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

陳周羅睺為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

立碑頌德焉

後魏崔光韶知青州事清直明斷吏民愛之

楊逸字遵道為光州刺史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

不食夜分不寢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

敢干犯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

下邑皆自持粮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

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

陸馛音步木反為相州刺史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外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

江文遥為咸陽太守勤於禮節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悉止治為雍州諸郡之最

徽拜驍騎將軍孝明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治如在咸陽

樊子鵠為兖州刺史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叅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載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内震悚

宋世景為滎陽太守縣吏三正至即見之嘗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淮南王他孫法壽為安州刺史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内肅然

北齊司馬子如行冀州事甚有聲譽發擿姦偽寮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

彭城景思王浟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郡内肅然守令叅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齎粮食浟纎介知人間事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於人舍食雞羮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雞羮何不還價直達即伏

罪合境號為神明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盞酒無不即知

馮翊王潤為定州刺史性廉慎方雅習於吏職摘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

郎基為潁川郡守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悅

後周齊王憲子貴為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宫而留心庶政性聰過目輒記甞道逢一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説其姓名莫不嗟服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師道隨例來祭貴乃問曰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崔猷為鉅鹿太守下車道人以禮豪族皆放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

鬚公不應不決

于仲文字次武為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

隋乞伏惠為曹州刺史曹武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嘗不以實惠下車案察得戶數萬後為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

裴政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俸散給察吏犯

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衆合境惶懼令行禁止

高權為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

裴蘊為京兆贊治發擿纎毫使民慴憚

梁彦光為相州刺史以静鎮之鄴都雜俗人多變詐作歌稱其不能理坐是免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彦光言於文帝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餳臣自分廢黜

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洪恩帝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服

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簡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

韋鼎為光州刺史中州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内行不軌甞為刼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逼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

陳孝意為雁門郡丞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

楊元感為鄆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賍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道其能

樊子盖為齊州刺史武威太守臨民明察下莫敢欺

薛胄為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偽稱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詰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以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已經代俱羅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之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罪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

人謂為神明

唐張亮歷懷州刺史歷夏幽𫝊三州都督府長史督府長史所涖之職潛遣左史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神抑豪强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

武士彠武德末為揚州都督府長史移丹陽郡於都不日而就時論以為明幹

李晦河間王孝恭之子為右金吾衛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京輦殷煩姦豪所聚前後官長多不能檢察晦糾

發其姦無所容貸甚爲人吏畏服
姚璹則天時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時蜀中官吏多貪
暴璹屢發擿姦無所容則天嘗謂侍臣曰凡爲官長者
能清身甚易得察屬甚難至於姚璹可謂兼之矣
李栖筠爲浙西觀察使浙西大藩且爲中原衣食之本
栖筠明於政術臨事風生當時嗟伏若有神助
吳湊貞元中爲京兆尹府縣掾吏等以湊自少因緣外
戚爲官當未閑習吏事有疑獄鬬競難決者多候湊將

出府時方諮呈冀免指摘瑕纇湊每閲視必能盤根錯節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毫差舛官吏過犯者以理曉諭之罕有責罰

李選歴湖南江西觀察使鋭於為理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動必知察

嗣曹王臯累為潭洪荆襄觀察使性勤儉明察知人疾苦多設監伺能叅聽於下將吏短長賞罰必信每遺人粮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官署布帛令縱書其幅而印

之以絕吏之吏易

李憲西平王晟之子憲宗元和中歷衛絳二州刺史累遷江西觀察使後為鎮南節度使憲雖出自勲伐之家弱冠以吏道自進前後所至能平反寃獄全活無辜者數百人政無敗事人頗稱之

楊於陵為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別白於陵請置挾名勅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差以條限繇是京師豪强復知所畏

劉栖楚為京兆尹摧抑豪右不顧患難事無大小必設鉤距故時人異之或稱其機往往有類於西漢時趙廣漢者

梁趙犨季弟珝為忠武留後珝公幹之才播於遠邇至於符籍虛實財穀耗登備閱其根本民之利病無不洞知庶事簡廉公私俱濟太祖深加慰薦尋加特進檢校司徒

後唐張憲為興唐尹知留守事憲學識優深尤精吏道

剖析聽斷人不敢欺

晉高漢筠為曹州刺史以勾吏積欺在已妄擾封民民去者半漢筠鞫而得情殺吏於廷民不踰月呼尋比户歌之

盧文進為昭義節度使將吏以兇狡相尚言訟成風數政不能治文進至止鞫其罪必誅之其事漸息武臣臨事潔身有斷當時少比

相里金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

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

安重榮為成德軍節度使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詰責抽劒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罵杖劒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也因叱出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以為快意繇此境内以為强明大得民情

漢劉銖為青州節度使乾祐中淄青大理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濵海郡邑皆有兩浙回易務

取民利如有所負回易吏自置刑案追攝士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即告所部不得與吳越徵償及擅行追攝浙人愓息莫敢干命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智畧

夫鈎深致遠表微達變之謂智臨事制宜經物成務之謂畧蓋君子之所以熙民志而賛邦治何莫繇斯道也若乃膺長人之寄總連城之政兵農之衆條教所出禮俗之化風軌攸繫由漢而下良吏接武乃有材謀兼緼

幾神獨炤設計策以屏寇盜推恩信而懐戎旅撫御夷落而威惠式孚招輯氓庶而流徙來復興利以竭地力備患以謹天戒式遏邊圉而保障增固居守京邑而輦轂以清斯皆負兼濟之用得馭衆之術眞王國之傑俊者哉

漢龔遂宣帝時為渤海郡太守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

問持兵者廼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畧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孫寶為諫議大夫成帝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至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擅放盜歸故云矯制

後漢王閎更始遣為瑯琊太守郡人張步聚衆據本郡

閎為檄曉諭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步拓地寖廣甲兵日盛閎懼兵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拒（文公張步字）閎攻賊耳何謂甚耶步默然良久離席跪謝陳樂獻酒待以上賔之禮令閎關掌郡事（關通也）

竇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懽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

厙鈞厙姓即倉月旨後也今羌中有姓厙音舍云承鈞之後張掖都尉史苞苞字叔文茂陵人酒泉都尉竺曾燉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難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計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郡將軍事是時威武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

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燉煌太守厙鈞為金城太守後隗囂兵寇安定光武將自西征之先戒竇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將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

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執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仇内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矜帝深美之

鮑永為魯郡太守時董憲别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

會人衆修鄉射之里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殺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光武嘉其畧封為關内侯

魏梁習為太祖西曹屬漢土新附習以别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名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

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
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
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于編戶邊境肅
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
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
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畧于是乃許之往與會空
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
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

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耶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㽦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昔乃令從事

張景募鮮卑使逐普普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普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畧封為關內侯裴潛為太祖倉曹屬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横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

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静單于以下脱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畧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諸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

杜畿代王邑為河東太守而高幹舉并州反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内實與幹通謀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荀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户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

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隣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絶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郖音豆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衞固范先曰衞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

已然君臣有定議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承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繼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繼患之説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諭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恐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

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
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鐵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
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鐵者比數十日得
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鐵不下畧諸縣無所
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皆赦之使復其
居業
牽招為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
斷招既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鞌

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輙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鋭荒野無虞又搆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歩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仇怨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七有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内外夷虜大恐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

送于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
趙儼為扶風太守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使
平難將軍殷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别皆有憂色署
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人人慰勞又深
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
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
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
既等以為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

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勞懇切皆慷慨曰生死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名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

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
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
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
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籍案累
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
儼一日盡遣上道因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
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王觀字偉臺為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

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

孫禮為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泰

胡質為東征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

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

吳殷扎為零陵太守言於大帝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分爭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别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于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雒之衆勢必分歷犄角瓦解民

必内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痛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帝弗能用

諸葛恪為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山賊未平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

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
降首愘乃復勑下曰山民去惡從善皆當撫慰徙出外
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越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
惡民困迫暫出内圖叛逆伉縛送府愘以伉違教斬以
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
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愘自領萬餘
人分給諸將大帝嘉其功拜愘威北將軍封都鄉侯
晉杜預為荆州刺史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

有虫災潁州襄城自春以来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預上疏曰臣竊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瘠此即百姓困窮方在来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預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

爲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兖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産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于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咸散事遂停寢問主

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産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邱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今無牛犢今既壊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二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邱宅土將来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

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
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
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
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
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
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坡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
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
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輙復橫

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
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
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
威啟宜壞坡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
宜求壞泗坡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
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䌛
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
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

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分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

畜宜發明詔勑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腹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食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預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數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

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切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陶侃為江夏太守鷹揚將軍陳敏遣其弟恢来寇武昌侃與諸軍并力拒恢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

宋申怙為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怙上表曰伏惟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

餘遺醜蹂㭠竄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
臣近至止即屨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
其中四處急須修立雁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
以邊事縁山諸邏並得除省防衛綏懐利便非一吕綽
誠効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悦急有廻異二
三求宜且房紹之蒞郡經年君民粗狎改以帶臣有舊
事遠牽太原於民為苦而雁口之計復成乂牙人情非
樂容有不安疆埸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

允緝帝從之
顏竣爲丹陽尹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
南齊王玄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高帝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盡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
夏侯詳爲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遥光稱

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頴胄並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

柳慶逺守文和為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祀城慶逺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可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

梁張齊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逺涉多饋遺齊緣路聚糧

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數也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為豫州刺史帝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搆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

南安王禎孝文初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覊縻而已禎乃名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叅射限命不中

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強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四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風有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即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

苟頹為司空孝文大駕行幸三州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兵收掩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

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者實卿之功也

于烈孝文末為散騎常侍時齊將陳顯達寇馬圈帝親征之以烈為留守及彭城王勰稱詔名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以孝文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後遷車騎大將軍太尉咸陽王禧友謀反武興王楊集始馳于北邙以告時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勅烈子忠馳視虛實

烈時留守已處處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
此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聞之甚
以慰悦
李彦宣武時為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
溢彦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潰之害朝廷嘉之
頻詔勞勉
北齊潘樂為東雍州刺史神武甞議欲廢州樂以為東
雍地界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遂如故

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民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巳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合境畏服

祖珽爲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開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

吠賊無所聞見者不測所以或聞人走空城不設警備
珽忽然令大呌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
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録事叅軍王君植率兵馬乃親臨
戰賊先聞其盲謂為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從
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
李愬為南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
路斷絶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愬勒部曲數千
人徑向懸弧從比湯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

處即立郵亭鑾酋大服

後周崔猷西魏大統中爲淅州刺史侯景據河南歸欵行臺王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曰崔猷智畧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于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者也潁川既吡諫官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寮三數人廷辨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

惟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即獄未具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殺于嶺表帝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為意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廳素服以俟命妻出謂之曰公為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為所羅網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數行

下申錫至自居内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取納不顧風俗不暇更方遠古且與貞觀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已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收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丁未詔曰朕以菲德奉茲丕搆雖處恭修巳不敢暇逸而誠意格物未能弘敷遂使姦宄懐非覬之端藩同日生日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

險未嘗忝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謁不敢為非

李詢為司衛上士武帝建德三年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敢入帝聞而善之

隋梁睿周末為益州總管威振西州夷獠歸附惟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時高祖總百揆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常典寧州漢氏牂牁

之地近代以來分置與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置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畧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獻不過數十疋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今聞彼民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裨贊聖朝寧濟區宇繼後

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逺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壓獠既訖即請畧定南寧自瀘戎以東軍糧須給過此即于蠻夷徵税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縣計彼熟爨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一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别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俱所諳練今并送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逺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世牂牁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

民既饒實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通漢世開此本為討越之計伐復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自睿之策也

唐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繇是吏人感悅

王方翼為夏州都督屬牛役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王翃為河中少尹節度留後有悍將凌正者横猾擾軍政因約夜鼓課斬關以逐翃有告翃者乃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遂戮其首亂者

康日知為趙州刺史會成徳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謀有父位令兵馬使王武俊統衆擊日知日知遣使謂武俊曰惟岳孱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

可以歲月下之且惟岳恃田悅為援前歲悅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䧟况此城乎復紿為手詔招武俊武俊信之遂倒兵入鎮州殺惟岳

李承建中初為襄陽節度時李希烈雖歸蔡州留守將校等於襄州守當所掠得財帛什器等縣是使使襄漢往來不絶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王蚡姚憺等及曾謀殺希烈以衆歸朝多承首建謀也累賜密詔褒美之

劉怦為涿州刺史居數年朱滔將兵討田承嗣奏署怦領留府寛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為田承嗣間説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刼朱滔于瓦橋滔脱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怦設方畧鎮撫寶臣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自是滔每將兵皆以怦為守

韋皐為鳳翔判官權知隴州營田留後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隨因

為鳳翔節度故隴州有盧龍之卒五百人而牛雲光為之將雲光素事泚泚既以兵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請皐為帥將謀亂擒皐以赴泚皐將翟曄知之白皐雲光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及汧陽遇泚之家僮蘇玉將使于皐所蘇玉因請雲光曰太尉既為天子矣今使我持詔以韋皐為御史中丞君可領兵士疾返韋皐若承命即吾人矣如不受彼圖之無不濟矣乃反旗疾趨隴州皐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

今又來者何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前去今公既受新天子命則復來願與公合力立功同生死耳皐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中人無所疑衆乃可入雲光以書生視皐且以為信然乃併戈甲皐即受之乃納其衆明日皐伏兵宴雲光蘇玉并陳牛酒犒其卒即就坐殺其卒斬雲光蘇玉首以殉

劉昌裔為陳州刺史貞元十六年韓全義討蔡州敗於溵水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

公討蔡州令乃来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已而從千
騎入全義營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驚喜歎服

郗士美為鄂州觀察使貞元末安黃節度使伊慎來朝
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於京師宥貪其
土不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他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
凶問先備宥監即日遣之

呂元膺為東郡留守畿汝防禦使時朝廷方討淮西鄆
賊李師道遣將率兇徒數十人伏雒陽邸潛結嵩山羣

盜欲焚劫雒陽屠衣冠以撓朝廷計指日將發會有告者元膺發留守兵捕之賊黨白晝持滿斬關而去雒人震恐河南府門往往晝閉留守兵殘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自若以故居人稍安後數日得賊于嵩山斬之
柳公綽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漢趙在禮為晉昌節度使在郡有飛蝗為害在禮使北

户張幡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一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招輯

小雅鴻雁之作美其能勞來安集使離散者寧其居鰥寡者得其所也若乃總列城之任膺民社之寄或仍歲凶荒民居流徙或師旅之後瘡痍未復或寇盜羣萃侵擾封部或夷狄狙獷密邇亭障乃能懷輯化誘循撫愛

養俾襁負者相屬而至安堵者無改其舊推以恩信兇戾為之革音敦以仁惠殊俗因而欵附下興樂國之詠上有長城之賴斯固道德齊禮之餘風招攜懷遠之美政也

漢王成宣帝時為膠東相流民自占八萬餘占謂隱度名數而來附業帝下詔褒之爵關內侯事具牧守褒寵門也

龔遂為渤海太守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遂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

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鉤鉏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刼畧相隨及聞遂教令皆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王尊為益州刺史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服其威信

後漢郭伋光武時為漁陽太守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徵拜潁川太守名見辭謁帝勞之曰賢

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
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鬬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
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吴等數百人皆束手詣
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
宏吴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
絡繹不絶

夏恭為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

應奉汝南人為郡決曹吏和帝時大將軍梁冀舉奉茂

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

虞詡安帝時為武都太守先是羌寇武都詡掩擊破之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于前一云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八十塩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汝郁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霍諝為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

張喬順帝時為交阯太守先是日南象林徼外蠻夷攻燒城寺殺長吏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

祝良為九真太守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繇是嶺外復平

李固為梁商從事中郎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

乃以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盜寇前釁
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
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信法半歲閒餘
類悉降州内清平
种暠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
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
邛僰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絶暠至乃復舉種向
化

傅燮為漢陽太守善䘏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

趙溫為蜀郡太守桓帝之世板楯數反溫以恩信降服之

劉虞為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又青徐士庶被黄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

魏何夔仕漢為長廣太守郡濵山海黄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

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若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幷力戰攻之旣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各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使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

劉繇仕漢興平中為揚州牧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民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憂劇

甚得名稱

劉表漢末為荆州牧荆州人情好擾加以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懐兼治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悦而服之關西兖豫學士歸者盖有千數表安慰賑饑皆得資全

張既漢末為京兆尹招懐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懐之

鍾繇漢末督關中百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戸稍實太祖

征關中得以為資表蘇為前軍師

蘇則漢末為武都太守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綏安下辨諸氐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繇是歸附者日多

杜襲為太祖丞相長史隨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夏侯尚為荆州牧時荆州荒殘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

劉馥為太祖司徒掾會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表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車

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南而歸者以萬數

梁茂為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郭淮為雍州刺史安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正始元年蜀將

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案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

吕䖍為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䖍將家兵到郡開示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强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

蜀王嗣為西安圍督汶山太守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

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安静

張嶷為越巂太守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户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悦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縣是輙不為患

吴步隲為交州刺史時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士燮相聞求欲内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

納縣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

虞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

鍾離牧為海南太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絶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時首服自改為良民

晉魯芝宣帝初為天水太守郡鄰於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舊境悉復又為幷州刺史以綏輯有方遷大鴻臚

華軼為江州刺史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有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

劉弘為荊州刺史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羇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粮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

褚翜為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翜收集散亡甚有惠政

曹攄為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克服

王彪之為會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民歸者三萬餘口

桓宣鎮襄陽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没賊者八千餘人以歸

周處為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

宋張茂度為始興相郡經賊寇廨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創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

在郡一周徵為太尉參軍

劉道產為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元嘉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又為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沔為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繇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臧熹為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綏輯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

陸徽文帝時為長沙內史母憂去職時張尋趙廣為亂于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元嘉二十三年乃遣徽為持節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隱䘏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

王僧虔為湘州刺史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分立湘陰縣從之

王景文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以焦度為先鋒及事敗逃宮亭湖中為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

景文誘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為巳鎮南叅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

張穆為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以威懐循拊境内以寧文帝嘉之

范述曾為永嘉太守所部横陽縣山谷險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户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

梁蕭數初仕齊為隨郡内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之及也

楊公則初自高祖舉義師於雍州以公則為湘州刺史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賔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歛頃之戶口克復為政雖無威嚴然保己廉慎為吏民所悦

安成康王秀為郢州刺史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来降高祖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

豫州刺史趙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趙秀互相譏有去就意秀撫喻懐納各得其用當時頼之
王茂爲江州刺史時九江新罹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
夏侯亶爲豫州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戸充復
張纉爲湘州刺史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傜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賔服至是向化在政四年流人自歸

戶口增益十萬餘州境大安

江革為都官尚書出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及省遊軍尉民下愈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

臧嚴歷監義陽武寧郡郡界皆蠻夷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

王裒爲安城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裒輯寧所部見稱

陳沈君理爲吳郡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獘軍國足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理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

後魏于栗磾明元帝時爲豫州刺史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栗磾刊闢榛荒勞來安集德刑既設甚得百姓之心

韋閬太武時為武都太守屬告城鎮將郝温及蓋吳反關中擾亂閬盡心撫納所部

李祥太武時因南土未賓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為軍司畧地至於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户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為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萬餘家

司馬準字巨之晉汝南王亮之後為廣甯太守恱近來遠清儉有稱太武嘉之賜布六百疋

李佐為輔國將軍行荆州事在州威信大行邊民悦附前後歸之者二萬許家尋為正刺史

泰明王翰曾孫禎孝文初為南豫州刺史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

韋欣為彭城內史廣陵侯元衍為徐州刺史又請為長史帶彭城內史撫綏內外甚得民和

裴宣為益州刺史善於撫綏甚得羌戎之心後晉壽吏置益州改宣所莅為南秦州先是有餘平昌酋揚孟孫

擁户數萬自立為王通引梁寇數為邊患宣乃遣使招喻曉以逆順孟孫感恩即遣子詣闕武興𢇍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宣武嘉焉

高綽為豫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三千餘户

崔鑒為奮武將軍徐州刺史鑒欲安悦新附民有年老者表假以守令詔從之

吕羅漢為秦益二州刺史秦益嶮遠南連仇池西接赤

水諸羌恃嶮數為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士庶怗然
伊利為兖州刺史善撫導在州數年邊民歸之五千餘戶
武昌簡王平原為齊州刺史善于懐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
臨淮王昌弟孚為冀州刺史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

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

京兆王子推為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性沉雅善于綏接秦雍之人皆服

安豐王猛子延明為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殘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

尉諾為幽州刺史時改邑遼西燕土亂久民戸彫散諾在州前後數十年還業者萬餘家

裴慶孫爲邰郡太守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集之咸來歸附

李仲璇爲弘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險爲害仲璇示以威惠並即歸伏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郡民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爲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劉藻莊帝永安中為南郡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嶮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異之徒並相依附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稽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

劉桃符為豫州刺史善撫蠻夷為吏民所懐

裴他為荆州刺史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他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他夙德相率歸附

於是合境清晏寇賊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
家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
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
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
入十倍于常
史寧爲東義州刺史州既隣接疆埸百姓流移寧留心

撫慰咸來復業

崔孝暐為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户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教民多收之郡内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民大至

司馬裒字遵府西魏大統六年為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内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裒之鄉舊乃命領河内郡守令安集流人

北齊尉長命為幽州刺史居北陲土荒民散長命雖多聚歛然以恩撫民多得安集

堯雄為瀛州刺史時禁網疎濶官司相與聚歛惟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恩甚為吏民所懷附

盧潛文帝天保中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為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勑潛與琳為南討經畧琳部曲義故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

源文宗孝昭皇建中為涇州刺史以恩信待物甚得邊
境之和為鄰人所欽服前攻破鈔掠多被放還
獨孤永業為洺州在河南善于招撫歸降者萬計遴其
魁為爪牙
元景安後主天統中為豫州刺史景安之在邊州鄰他
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
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
者數萬戶

後周長孫儉從太祖平侯莫陳悅為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

王雅為汾州刺史勵精為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

元偉為成州刺史政尚清靜百姓悅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家

楊雄為平州刺史時寇亂之後户多逃散雄在所慰撫

民並安輯

元定為政州刺史威信兼濟甚得豪羌之情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焉及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

劉璠為同和郡守璠善於撫慰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

辛昂為渠州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梁昕為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者相繼而至

賀蘭祥為荊州刺史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期月頗有政惠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十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歡心

閻慶為河州刺史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

稱簡惠

尉遲運為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

泉仲遵為南洛州刺史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隷東都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隷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酋帥黄仲寳等舉兵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

州為洵州隸于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

韋世康為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

趙芬為能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

隋王長述初仕後周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

軍

令狐熙開皇初為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獘戸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喻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戸在職數年風化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高祖以嶺南夷越數為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

衛玄仁壽初為衛尉少卿會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

劉權大業中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

詣賊營說以利害而羣賊感悅一時降附煬帝聞而嘉之

慕容三藏大業末為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而至吏民謌頌之

丘和為交阯太守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

唐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巂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

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邉人患之或有叛者高
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
嶲使每歳一至其地以撫慰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
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為牧宰法令肅清人
懐歡心
劉政會武德初以衛尉少卿留守太原内輯軍士外和
戎狄遠近莫不悦服
趙王元景武德中為安州大都督其舊安陸都民隋末

流宕他所者皆歸之

陳君賓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郡邑喪亂以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户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

党仁弘貞觀初授南寧州都督夜郎之表聲教久絶仁弘下車招撫遠近安輯

李素立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

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
立為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别部猶為邊患素立遣使
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
一盃餘悉還之為建立廨舍開置屯田

崔知溫高宗時為蘭州刺史會有黨項三萬餘衆來寇
州城城內勝兵既少衆大懼不知所為知溫使開城門
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大
破黨項之衆餘首領乞降欲盡坑之以絶後患知溫力

語其下曰弗逆克奔古之善戰誅無噍類禍及後世且山谷峥嵘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者五百人以與知温知温曰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黨項餘衆懸是悉皆降附

馮元常則天時授眉州刺史劍南先時火光賊夜掠居人晝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賊徒捨器仗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督便道之任不許詣都尋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剽

陷州縣勅元常討之率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人而還

裴懷古則天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為吏人侵逼乃舉兵爾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于神明況于人乎因造其營以慰

喻之羣賊喜悦歸其所掠財貨納于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皆欵附嶺外悉定

薛登本名謙光中宗時檢校常州刺史屬宣州狂寇鍾大臣作亂百姓奔走謙光嚴備安輯合境肅然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

宋慶禮開元中累遷貝州刺史仍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于幽州東

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欵塞歸附𤣥
宗欲復營州于舊城侍中宋璟固争以為不可獨慶禮
盛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
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
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
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户并招輯商胡為立店肆數年
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
鮮于叔明代宗永泰大歷間為東州節度使兵荒之後

彫殘頗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撫其甿庶夷落皆獲安集

張延賞大歷二年拜河南尹充諸路營田副使河雒久當兵衝閭井邱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河渠修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之

崔漼大歷中為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

韓滉德宗建中初繼為蘇州潤州刺史安輯百姓均其

租稅未及踰年境內稱理

張建封興元初為亳壽廬等三州觀察使大修葺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

袁滋貞元中出為華州刺史中丞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以寛易清簡為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曰義合里専以慈惠為本人甚愛之

曲環貞元中為陳許觀察使時陳許州以李希烈擾亂遭剽頗甚人多逃竄他邑以避禍環勤身恭儉賦役均

平政令寬簡不三二歲襁負而歸者相屬訓農理戎兵食皆豐羨

殷侑為滄景節度觀察等使時滄州百戰之餘野無人煙侑至之日以仁惠為理襁負而歸者衆焉

姜謩為秦州刺史至州撫以恩信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馬植文宗開成中為安南都護上言當管羈縻州首領或處巢穴自固為南蠻所誘久不招喻事有可虞臣自

到鎮約以信誠曉之逆順令諸首領懇發忠言願納賦稅其武陸管伏請改為武陸州從之

梁韓建初仕唐為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荊棘闢汙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集軍民充實

趙充裕唐末領亳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鎮方為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充裕妙有農戰之備復善于綏懷民賴而獲安者衆太祖表為河南節度使

成汭為荆州節度使是時荆州經巨盜之後居民纔一十七家汭撫輯凋殘勵精為理通商務農勤於惠養比及末年僅及萬户時韓建披荆棘以輯華州亦善於綏撫故其時號北韓南郭郭即汭舊冒之姓也

張歸厚權知洺州是郡嘗兩為晉人所陷井邑蕭條歸厚撫之數月之内民庶翕然太祖自鎮定還覩其輯理之政大嘉賞之

高季興為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互

集井邑不完李興招輯離散流民歸復太祖嘉之乃授
節鉞
謝瞳為宣義軍留後在滑州十三年部内增户約五萬
益兵數千人
後唐李嗣昭為潞州節度使被圍歷年城中士民饑死
大半廛里蕭條嗣昭緩法寛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
城完集三面隣於敵境寇鈔縱横設法枝梧邊鄙不聳
李存賢為磁州刺史磁與晉絳接境存賢招懐控撫頗

得鄰和

漢王周初仕晉為涇州節度使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

周劉禧廣順初為單州刺史自之任招復逃戶二千四百六十七

翟光鄴廣順中為青州防禦使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喻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再集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二